

商海弄潮

有一种味道，潜藏在你记忆的深处。无论你身在何方，总是不经意地从你心里泛出岁月的陈香，伴随着那如潮水般的往事把你整个淹没，甚至让你在一瞬间忍不住流泪。

对我而言，罗江豆鸡，就是这样的味道。

罗江，是我的故乡。我的童年时期是在罗江度过的。至今回忆起来，童年里面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便是罗江豆鸡那让人吮指的香味……

记忆中，那时候的罗江还未建县，是一个美丽安静的小城，一条清澈的汶江穿城而过，古色古香的奎星阁、古戏台给小城带来历史的沧桑感。我家便在汶江边上住，每到夏天，父亲便会带着我和哥哥去河边游泳，那水的清凉干净，让我记忆犹新。

小时候，父亲在中学教书，母亲在乡下务农，全家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经济条件很是拮据。平时父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哥哥，十分节约，连肉都难得吃上。记得父亲总是习惯下午或晚上去水果摊，专门买那些有些烂的没人要的水果，因为便宜。回来把烂掉的地方削一削，照样吃。

如果遇到家里来客，那便是我和哥哥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这时候的餐桌上会比平时丰盛不少，而且往往会上一种特别的食物——罗江豆鸡。这是罗江最具代表的特色美食。父亲每当待客时，便会去街上买上两袋，切得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以饗宾



梦里常忆豆鸡香

曲三(四川)

客。一块块黄褐色的豆鸡，满浸着油汁，闪闪发亮。仔细观察可以看见一层层薄如蝉翼的豆皮裹着芝麻和各色调料，散发出阵阵奇香，让人忍不住直吞口水。等到可以动筷时，迫不及待地夹上一块送进口中，一种独特的香辣味立即占据我的味蕾，细细咀嚼，越吃越香，绵软爽口，咸香鲜麻，有点像肉串的味道，却又比鸡肉内更鲜美，这大概便是“豆鸡”这个名称的由来吧。

后来我才知道，罗江豆鸡已有100余年历史，其制作工艺十分考究，需用上好的豆浆熬煮成糊，待稍微沸腾时，手插蒲扇轻轻地扇，豆浆表面受风微凉而凝结成一层薄薄的豆皮，用筷子轻轻揭起来晾至微干，如此反复多次，

方可得到少量豆皮。然后经过切条、码料、折叠、蒸熏、烘烤等多个环节，才能得到一小袋豆鸡，可谓来之不易。罗江豆鸡的美味，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不是没有原因的。

家里条件虽然有限，但父亲知道两个孩子喜欢吃豆鸡，有时也会把它当作一种奖励。比如，考试成绩提升了，奖励一袋豆鸡；字写得好，奖励一袋豆鸡；暑假时帮助家里劳动，奖励一袋豆鸡……豆鸡总是在特别美好的时刻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它特有的滋味为我们加油助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或许因为过度操劳，在我读高中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那时他已经到德阳教书，当时正

好在带一个毕业班，他虽然已经身患重病，但仍然坚持不请假，他说要对得起学生和家。每天晚上，他痛得睡不着觉，便起床用手按着腹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妈妈和我们都非常心痛，劝他请假住院治疗，他却异常倔强，非等到学生升学考试结束后，才肯住进医院。

住进医院2个月后，父亲的病势已非常沉重，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原本有些偏胖的他如今已是骨瘦如柴。看着父亲的模样，我心急如焚，突然想起了自己最爱吃的罗江豆鸡，便用自己攒的零花钱去街上买了一袋，拿到父亲床前。我拿起一块豆鸡，递给父亲，父亲欣慰地看了我一眼，说，三娃(我的小名)，你如今也懂事了，爸爸以后不能陪你走剩下的路了，你自己要努力，照顾好妈妈。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父亲本来什么也吃不下了，那天居然吃完了一块罗江豆鸡。而这也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块罗江豆鸡……

父亲去世后，我去了外地上大学，然后上班，换了不少工作岗位，常常出差到全国各地。也吃过了不少地方名小吃，也品尝过不少山珍海味，但最难以忘怀的，仍然是故乡的豆鸡。以至每次出差，行囊里总少不了两袋豆鸡，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故乡的味道始终陪伴着我。

午夜梦回之时，我又看到了父亲，他和往日一样健康爽朗，正笑着递给我一袋豆鸡，说，三娃，这是奖励给你的……

醒来时，我已泪流满面。

湖边的风

郭宗忠(山东)

生芦苇叶的合唱，是心里能够听到的旋律。

你会享受着湖边风吸入肺腑时的片刻，如饮甘醴，如品茗茶，如醉酒香。这一湖一壶的气息，只想全部贯通你的血脉，突然你会神清气爽，在一呼一吸间，天地翕动，人与自然，只有在这湖边呼吸的风里，有了神性。

你会静观湖边的风，万物品类繁盛，垂柳、大杨树、胡桃树、海棠、野樱花、紫薇和夹莲，走过，它们安于湖边的日子会让你心动。

做一棵树，开一树花，落一树叶，鸟来风走，雪飞冰冻，这四季变化，都是它们自己的爱在心里，都是我爱的依依不舍的风景。

你朝着湖边大喊，湖水给你无声；你向湖水倾诉，湖水不会给你回复。湖边的风依然来去自如，它也会在你痴迷时牵一下你的衣角，回头是岸，生在

天地之间，万象更新，湖水的澄明才照见了飞鸟的灵动。

喜欢了湖边的风，好像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走向湖边。逼仄了一夜的心随之开阔，昏花了一夜的眼睛也突然明亮，静息了一夜的耳朵听到鸟鸣蝉鸣。

湖边的风，在你的手臂上；湖边的风，在你的脚步间。你身心触及的，是所有的美好都走在了湖边的风里，树行走湖边的风里，芦苇行走湖边的风里，你走着走着，感觉万物不是寂然不动，它们也加入了湖边的风的队列里，没有一个生命是孤单的，没有一个生命孤独。

我每天早晨来到这里，加入这湖边的风的流动里，一切有着清新和律动，一切有着新生和力量，一切有了开始和相逢。

我突然爱上了，这湖边的风。

儿时的夜晚，煤油灯就是“照明灯”。

父亲找出火柴，划燃后点燃灯芯，煤油灯便慢慢燃亮，黄红黄红的光芒，煞是惹眼，还照亮了灶屋。

“趁着灯火，抓紧时间煮饭哟！”父亲对母亲吆喝起来。母亲听后没有迟疑，马上到灶门前发火，跳起了“锅边舞”。

“么儿们，赶快做作业哦！”父亲语重心长地催促我和弟弟。我们岂能怠慢，照办不误，正因为煤油灯燃着，浪费光阴及光亮可惜。

父亲也没闲着，在煤油灯光映照下，帮母亲的“忙”，不时抽支土烟，吐吐烟圈，排解闷儿，提提神。由于父母通力合作，简单的饭菜要不了多久就做好了，散发着缕缕清香，刺激着我们的食欲。

“开饭了！”父亲又吆喝起来，声音虽然嘶哑，但力度很大。恰好，我们的作业也做完了，立即坐到板凳上，端起饭碗，拿起筷子夹菜，一阵狼吞虎咽，饱了口福。其间，父亲给我们夹菜，令我们感动不已。尤其是待我们吃饱后，父母才开始为自己夹菜、大口吃饭。那时的我们心里更加感激父亲，倍感温暖。

时间一秒秒地溜走，煤油灯的灯光渐渐弱了，影响到一家的举动。只见父亲提起灯芯管，加入适量煤油后，那灯火又明亮了，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开“家庭会”。父亲讲神话传说故事，可谓滔滔不绝，栩栩如生；讲时事新闻、家长里短，可谓见多识广，头头是道；讲读书、奋斗、持之以恒的典型，可谓用词良苦。

我们和母亲则成了忠实的听众，不时为父亲喝彩，乃至插话与父亲互动，其乐融融。

当“家庭会”因为夜深不得不宣布结束时，我们都还感到意犹未尽，不过，第二天要干农活或上学，只好尽快熄灭煤油灯，去做一场场甜梦了。

如是一来，煤油灯成了一家人的“好伙伴”，伴我们度过漫漫长夜，无论春夏，还是秋冬，都尽情地将光亮，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就像父亲一样，用饱含爱的言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温暖我们的心灵。

电灯进入我家后，夜晚更为亮堂了，与先前的煤油灯相比算是“鸟枪换炮”。为此，父亲和我们欢呼雀跃，心里如吃了蜜饯般快乐。

“不愧对灯光，要好好做事，今后才有出息！”父亲兴奋之余，不忘教导我们。

也是哈！我们怎能辜负来之不易的电灯光，怎能辜负父亲的厚望！于是，在父亲的鞭策和激励下，我们认真做作业，提前预习，及时复习，还读到了《冲破山河的迷雾》《西游记》《水浒传》等书刊，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提振了精神，坚定了信心；我们围坐在桌子旁，听父亲讲神奇幻化的故事，还有那些地道的“老龙门阵”，不能不说是一种享受。特别是他为我们进行“读书才是出路”之类的“洗脑”，更令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信誓旦旦。

刹那间，我们专注地看父亲的脸，古铜，瘦削，但神采奕奕；再看他的身子，尽管有些佝偻，但听他爽朗的笑声，怎能不令我们感动呢！原来，父亲就像那盏电灯一样，不单给我们照明，还给我们温暖，不幸福才怪呢！

走夜路，是难免的事。倘若没有灯火，那就得摸黑走，让父亲很是担心。那时，生产队或大队爱在晚间放电影，以丰富文化生活。这等好事，岂容错过，可苦于灯火没着落。然而，这难不倒父亲，他灵机一动，把竹筒顶部刻破做出了“亮稿”，点燃后，利于我们夜间行走。若亮度不够，就在空中挥舞几下，又亮堂起来，让我们安全地走夜路，欣慰不已。还会用稻草，柴做成“火焰筒”或“火把”，燃起来后，照样利于走夜路，壮了胆，安全着呢！有了电筒后，父亲和我们走夜路更是方便，安全多了。直到到达目的地后，父亲才熄灭“灯火”，长长地舒口气，心里踏实起来。

每每此时，父亲总会叫我们学做那些“灯火”，不单亮堂自己，还照亮别人，让这个世界都温暖起来，那多好呀！

想想父亲的话在理，而且不同凡响，我们禁不住对父亲刮目相看，进而牢记他的嘱咐，发奋努力读书，终究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把自己活成了一盏盏温暖的“灯火”。

而父亲经不住岁月的蹉跎，越发地老态龙钟，可他一如既往地与母亲一道在老家“留守”，一如既往地享受着农网改造后更亮、更暖的“灯火”，一如既往地把自己活成名副其实的“灯火”，誓把如此家风世代相传，一如既往地在这“灯火”的照耀下，叮嘱我们“好好干”“行善举、干善事、做善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怎能不令我们感恩父亲那盏永不熄灭、无比温暖的“灯火”！

锦里诗苑

岷江之畔(组诗)

李永才(四川)

柳街古镇

那时的柳街，秋雨刚刚过去
流光耀动，鸟鸣啾啾
一切视野之物，似乎都保持着
可有可无的阳光
让整个下午，变得如此的谦卑
静止于河畔的柳枝
被秋风技术性修剪，不知如何消解
那些早已格式化的孤单
柳街的事是漫长的
每一次梦回水乡，蜿蜒曲折的山水
都难不倒一介书生的豁达
每一次身陷荣华轩软的排场
都敌不过一张方桌上
一只酒杯的豪情。站在往事的牌坊前
眼见秋色流过去，野花整齐
稻谷金黄。无数的悲欢离合
都有形而上的答案
我庆幸，每一次日暮途穷的遭遇
都有一只山雀在门楣上啼叫

岷江之畔

穿插回在灌县的大街小巷
一条河打着亮哨
由西向东，流过香樟、石榴，
起伏的平原和灰白的墙，
湍急的河面上，阳光撩起的鹭鸟
绕过一对深情的影子
向南飞去。直到落入一截紫蓝色的黄昏
鸟儿的铃声里，再也听不到
一艘打情的客船
寄宿于沙洲，目送月色的故事了
此刻的我，多像一只倦鸟
站立南桥的枝头，看梅花如何落下
在我的眼里，岷江那么长
却无法知其短
而岷江又那么短，短到留不下一
次白云与浪花的谈话

江安河

一条河堰，流过长安桥、藤桥、金花桥
许多年了，江水流过的地方
万春花香。江山安好
如一段虚构的时光
我曾无数次，走进那些古老的倒影
试图收集一些时间的礼物
献给一位爱山水，不爱美人的英雄
我把远方归来的鸟儿
放飞在江上，让平静的水面
重新响起失传的歌声
我感伤于现实的复杂与假象
好山好水，
我只能以一种老朽的真诚
去关注和阐释。
在波光粼粼的日子
夜色吃掉了桥梁，流水渡不过浅舟
我的旅程，只需一朵小小的浪花
就足以云淡风轻

青城山

在这里，青翠的树枝架起一座城廓
一棵树可以不管，人间烟火
起起伏伏。但必须对上清宫的香火

保持条分缕析的清晰
在这里，你若顿悟就是梦里水乡
鹤鸣稻粱熟，有五斗新米
足以让修道成仙的白鹭
结伴“上青天”。
在这里，幽静是一种气质
圆明宫曲径通幽，越深入越超乎所以
一种虚怀若谷的格调
像一朵杜鹃花，经书一样打开
在自己的皮肤和气味里
体验一枚浆果，具体而生动的细节
在这里，丹梯千级，越攀越
越不知天高地厚
如我所见，一切过往的雀鸟
都有始无终。在天师洞
接受了耳提面命，你的高处
还有老君阁在等待
你不来，我不往

普照寺

元朝的香火，明明灭灭
历经几朝几代的延续，时冷时热
而今庙门是冷点
但山外有山，阳光普照
风景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坐爱于秋风
丛林
总有鸟鸣，松针和深入民间的禅师
让我悟道，我们都是这个世界
草木赋予我们的
不是苦乐，而是一种因果
偶尔抬头仰望，
一盏天灯神秘而寂寥，却依旧明亮
——鉴于此，一棵榉楠树
修行千年，突然有了
美好的愿望

冬日(组诗)

齐凤艳(辽宁)

晒太阳

初冬，寻一面墙
晒太阳
背北朝南。取最舒服的
姿势，就像墙上那疏密有致的
藤蔓植物

当我亲近它们，它们更优雅
它们过去和现在的美
通过触须传递给我
是的。触须
看不见，却阳光一样铺满墙

光线很足。把耳朵打开
想象，它们有叶子的形状
把头发散开，想象它们像那曲茎柔蔓
一样迷人，一样芳香

光线很足，照着我
我的形状，我的实质
我的存在，我的漂移
都被光照着，我闭上眼睛
藤蔓植物，墙，我
我们，熠熠生辉

冬日，梦幻的夜

我朴素地需要幻想
像冬夜需要雪

像城堡需要窗子

迷失于飞舞中
又在每一片雪花中筑巢
迷失在憧憬里
又在每一缕风中寻觅罗盘

梦境一开始就是童话
以一个诗人的流浪启幕
那是他的命运
他注定要孤身游荡，不因死亡终结

梦境也注定没有结尾
虽然我于丑时就已醒来
海边城堡
在空中
它蔚蓝的眼睛泛着星星
那是它目光里的船

冬日，种一个太阳

轻轻抓一把雪
不必用力攥，摊开手
就有水在掌心
让雪融化成水的
是温暖，而不是冷风

确认自己是一个发热体
再画一个笑脸
在覆雪的小石头上
石头和雪都生动起来

冬日的清晨，在山坡上
种一个太阳公公
和自己说一声早安
再一次，告诉自己
再伤心，也不为冷漠流泪

雪中，溪畔

小雪与天籁同临
随秋远去的潺潺乐音，在一层洁白之内
小红鲤摆着镀金尾鳍试探小溪深浅
蝌蚪露出小脑袋，
一只寻找着另一只的眼睛
雪下，想象的森林无数精灵
被溪畔出神的目光迷惑

雪薄薄积在地图中的褶皱
溪渠内外的石头上也架了一层晶莹
它们很精神，凛雪后
它们得了玉的品质和灵韵
与潺潺水声弹出环佩叮当之音
枯草不失时机伸出纤细手，
摘取其中的水

每一片雪花都有湿漉漉的梦
她是喜欢做梦的
各种芬芳，清新开始飞舞
雪之淡，雪之衰叶，雪之枝条
都有婴孩的皮肤和嘴唇
唱颂冬季精神和感官的不死
一阵风飒然而至前
她已是梦的触角于每一片雪花上

飞雪

初夏听到一句喃喃诗语
“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你没来

天，下雪了。不大
它有悲悯之心
它让人慢慢适应寒冷

而她学着雪的样子，轻盈地飞舞
冬显然多虑了

深秋的枝丫落尽，无叶降目时
她豁然开朗

谁能忍住泪水，谁能认真地观察是非？

藤蔓别裁

叶子落尽后，它们的野心也尽显了
一边织网
一边生出无数的胳膊
每个胳膊上分出手，每只手又分出
手指，指甲
都有抓挠的欲望
不只向四面，不只向八方

你只能绝望，除非
转过身

喏，你现在明白了
心织的索缚，刀不血刃
就可以
清除

心以外的，如那藤蔓
选择视而不见；你手里没有剪

举头望明月(外二首)

侯超(陕西)

举头望明月

照进窗里的一定是这轮明月的思想
今晚，心绪透亮透彻
所有要说的话
都跑出来，披着月色流淌

同一个月亮
同样的乡愁
此时，温柔的目光
一定抚摸同样温柔的目光

每一扇窗都应该朝你打开凝视
倚着一首诗的千年表白
我，泪流满面

老酒

时间很深了
一些老话也吐嘴唇磨破了
日子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很浓的岁月
回味起生活的原浆

熟透的酒
躺在老碗里沉思
喝着闷酒的老爹
持了将花白的胡须
酒碗里就泛起皱纹的涟漪

冬夜

想起一些夏天的事儿

父亲是那温暖的「灯火」

何龙飞(重庆)

儿时的夜晚，煤油灯就是“照明灯”。

父亲找出火柴，划燃后点燃灯芯，煤油灯便慢慢燃亮，黄红黄红的

光芒，煞是惹眼，还照亮了灶屋。

“趁着灯火，抓紧时间煮饭哟！”父亲对母亲吆喝起来。母亲听后

没有迟疑，马上到灶门前发火，跳起了“锅边舞”。

“么儿们，赶快做作业哦！”父亲语重心长地催促我和弟弟。我们

岂能怠慢，照办不误，正因为煤油灯燃着，浪费光阴及光亮可惜。

父亲也没闲着，在煤油灯光映照下，帮母亲的“忙”，不时抽支土烟，

吐吐烟圈，排解闷儿，提提神。由于父母通力合作，简单的饭菜要

不了多久就做好了，散发着缕缕清香，刺激着我们的食欲。

“开饭了！”父亲又吆喝起来，声音虽然嘶哑，但力度很大。恰好，

我们的作业也做完了，立即坐到板凳上，端起饭碗，拿起筷子夹菜，

一阵狼吞虎咽，饱了口福。其间，父亲给我们夹菜，令我们感动不已。

尤其是待我们吃饱后，父母才开始为自己夹菜、大口吃饭。那时的我

心里更加感激父亲，倍感温暖。

时间一秒秒地溜走，煤油灯的灯光渐渐弱了，影响到一家的举动。

只见父亲提起灯芯管，加入适量煤油后，那灯火又明亮了，一家人

就坐在一起，开“家庭会”。父亲讲神话传说故事，可谓滔滔不绝，

栩栩如生；讲时事新闻、家长里短，可谓见多识广，头头是道；讲书

、奋斗、持之以恒的典型，可谓用词良苦。

我们和母亲则成了忠实的听众，不时为父亲喝彩，乃至插话与父亲

互动，其乐融融。

当“家庭会”因为夜深不得不宣布结束时，我们都还感到意犹未尽，

不过，第二天要干农活或上学，只好尽快熄灭煤油灯，去做一场场甜

梦了。

如是一来，煤油灯成了一家人的“好伙伴”，伴我们度过漫漫长夜，

无论春夏，还是秋冬，都尽情地将光亮，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就像父

亲一样，用饱含爱的言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温暖我们的心灵。

电灯进入我家后，夜晚更为亮堂了，与先前的煤油灯相比算是“鸟

枪换炮”。为此，父亲和我们欢呼雀跃，心里如吃了蜜饯般快乐。

“不愧对灯光，要好好做事，今后才有出息！”父亲兴奋之余，不

忘教导我们。

也是哈！我们怎能辜负来之不易的电灯光，怎能辜负父亲的厚望！

于是，在父亲的鞭策和激励下，我们认真做作业，提前预习，及时

复习，还读到了《冲破山河的迷雾》《西游记》《水浒传》等书刊，

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提振了精神，坚定了信心；我们围坐在桌

子旁，听父亲讲神奇幻化的故事，还有那些地道的“老龙门阵”，不

能不说是一种享受。特别是他为我们进行“读书才是出路”之类的“洗

脑”，更令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信誓旦旦。

刹那间，我们专注地看父亲的脸，古铜，瘦削，但神采奕奕；再看

他的身子，尽管有些佝偻，但听他爽朗的笑声，怎能不令我们感动呢！

原来，父亲就像那盏电灯一样，不单给我们照明，还给我们温暖，不

幸福才怪呢！

走夜路，是难免的事。倘若没有灯火，那就得摸黑走，让父亲很是

担心。那时，生产队或大队爱在晚间放电影，以丰富文化生活。这等

好事，岂容错过，可苦于灯火没着落。然而，这难不倒父亲，他灵机

一动，把竹筒顶部刻破做出了“亮稿”，点燃后，利于我们夜间行走。

若亮度不够，就在空中挥舞几下，又亮堂起来，让我们安全地走夜路，

欣慰不已。还会用稻草，柴做成“火焰筒”或“火把”，燃起来后，

照样利于走夜路，壮了胆，安全着呢！有了电筒后，父亲和我们走夜

路更是方便，安全多了。直到到达目的地后，父亲才熄灭“灯火”，

长长地舒口气，心里踏实起来。

每每此时，父亲总会叫我们学做那些“灯火”，不单亮堂自己，还

照亮别人，让这个世界都温暖起来，那多好呀！

想想父亲的话在理，而且不同凡响，我们禁不住对父亲刮目相看，

进而牢记他的嘱咐，发奋努力读书，终究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把自己活成了一盏盏温暖的“灯火”。

而父亲经不住岁月的蹉跎，越发地老态龙钟，可他一如既往地与母

亲一道在老家“留守”，一如既往地享受着农网改造后更亮、更暖的

“灯火”，一如既往地把自己活成名副其实的“灯火”，誓把如此家

风世代相传，一如既往地在这“灯火”的照耀下，叮嘱我们“好好干”

“行善举、干善事、做善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怎能不令

我们感恩父亲那盏永不熄灭、无比温暖的“灯火”！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33期

